



Netflix今年最火的實境綜藝節目，要數近排熱播的韓國八十位對美味有獨到見解的「黑湯匙」無名廚師與二十位「白湯匙」菁英主廚、共一百名參賽者展開的激烈料理對決《黑白大廚》。

除了精湛純熟的廚藝、賞心悅目的技法，與令人食指大動不自覺在屏幕前頻頻吞口水的創意美食，個人風格突出的大廚們的不同人格魅力是令節目火爆全球的點睛之筆。這亦是中國廚藝競技類節目可以學習的。自從《舌尖上的中國》火出圈後，幾乎再沒有出現過讓觀眾有記憶點的美食類節目。其實每年都有電視台舉辦各類廚藝大賽，但都因為娛樂性不足而影響力有限。

在《黑白大廚》的熱度加持下，參賽者們從業的餐廳也紛紛爆火，有幾間預定甚至已排到明年下半年，其中不乏人均消費近萬元的米芝蓮三星食府。

銅鑼灣百德新街上有鬆餅舖近期也蹭着節目熱度推出了三道向《黑白大廚》致敬菜式：冠軍「拿坡里美味黑手黨」權聖峻的栗子提拉米蘇、明星主廚崔鉉碩的龍蝦麻辣奶油炒碼麵，與外送員廚師林泰勳的東坡牛尾。

很遺憾，期待最高、賣相最好的龍蝦麻辣奶油炒碼麵竟是最沒有記憶點的一道。龍蝦肉火候過久偏硬，麵湯分離，麵條有韌勁但不入味。東坡牛尾不錯，有江南東坡肉的風味，牛尾燉得很爛，基本無腥氣，送飯或單吃都佳。栗子提拉米蘇，層次鮮明，栗子香氣明顯，且符合提拉米蘇的調性，不愧是冠軍的創意。

總體來說，還是店裏主打的pancake比較正路。細膩的栗子泥濕潤度相宜，和輕身忌廉易融合，搭配呢拿雪糕與熱乎的香軟鬆餅，是志同道合的朋友。

所謂成也聯名，敗也聯名。鼓勵創新，但核心還是要有成熟的食譜。



紀念聶華苓

二〇二四年十月二十一日，美籍華裔女作家聶華苓去世，享年九十九周歲，按傳統算法該是百歲老人了。我任教的大學離她曾住的愛荷華城開車只要一小時，但我只見過她三次。初次見面是二十年前，作為一個「職場菜鳥」和粉絲去她家拜訪，有幸登堂入室，進入她在自傳《三生三世》中寫到的「鹿園」。她神采奕奕，思維敏捷，絲毫看不出已年近八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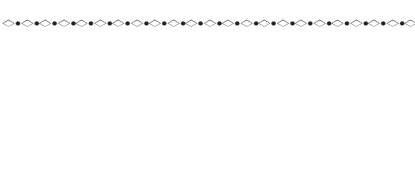
二〇一六年聶老師與先生、美國詩人保羅安格爾於一九六七年共同創立的「國際寫作計劃」籌備五十周年慶典，他們請我幫忙，得以再與聶老師訪談。我們一起在城外中餐館吃飯，她再三叮囑服務員「不要放味精」。二〇一七年十月，歷年來訪的「駐站」華文作家代表，台灣詩人痲弦、香港作家潘耀明和董啟章，大陸作家畢飛宇、李安迪等在愛荷華城公立圖書館舉辦座談會，與美國聽眾互動，我有幸擔任主持人。會後與聶老師和其他作家合影，也見到了她的女兒王曉藍。疫情期間聶老師仍住鹿園，不過家人為她僱用了住家陪護。去年還讀到她接受記者採訪，不料十月突然收到訃告。

聶老師一生顛沛流離，經歷過戰爭、離亂、白色恐怖，她把生命分成了在大陸、台灣和美國度過的「三輩子」。她的一生也成果斐然。除了創作上的成就，她參與合創、後又獨立執掌「國際寫作計劃」十年，邀請了世界大批著名作家到愛荷華城交流，她與丈夫曾因此榮獲諾貝爾和平獎提名。

難忘那個八十歲獨立開車兜風，九十歲依然拒絕住進養老院的固執老太太。正是她的倔強、勇猛、熱情成就了無數作家，也為國際文壇作出了貢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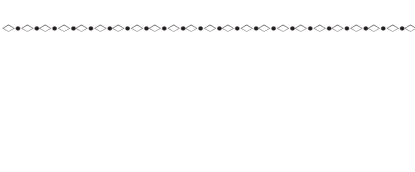
法國之行的第一站便是尼斯。抵達當天下午，我登上了城堡山（Castle Hill）。名為「城堡」，其實城堡早在一七〇六年已毀了；說是山，其實不高，只有九十二米。但它是這座海濱之城的制高點。拾級而上，沿途林木繁盛，偶見殘存的古蹟，羅馬風格的廊柱、貝蘭達塔、馬賽克地面，不動聲色地顯示出昔日的輝煌。漫步在林間小道上的各國遊客，抱着孩子或牽着狗，又給歷史的縫隙填滿輕鬆的空氣。滄桑桑田，當年的軍事要塞已成休閒勝地，世上至



說故事的人都知道一種技巧叫「歐亨利式結局」，即一種出人意料的故事結尾，這種結局往往幽默或諷刺，讓讀者在最後一刻感到驚訝、深思，以至回味無窮。但，大家未必留意到的是，歐亨利式故事之好，除了結局，還有他寫出的電影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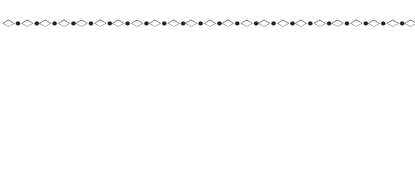
當我們說電影感，意思是一種能夠讓讀者彷彿身處其中的畫面感，這種畫面有聲有畫，以至於能夠挑起不同感知。於是，文字不僅僅停留在靜態的指涉，更是如流動的影像般生動鮮活。

以歐亨利的短篇小說《太陽底下



我在一間較大型的電影院觀看《焚城》的預演場。大屏幕的畫面，再加上高質量環迴音響系統，令故事有關的特技場面展現具震撼力的壓迫感。電影公映之後，我與家人一起再進一間較為小型的影院觀賞《焚城》，讓我更着眼劇本的結構和角色的描寫，產生另一種欣賞之情。

《焚城》乃近年難得的電影大製作，劇情有關一發不可收拾的輻射災難。故事的主旨就是天災無情，但是人為的災難更應避免。由是，如何鋪排不同線路來達至終極災難，箇中角



香港作曲家及作詞家協會（簡稱CASH）一年一度的「金帆音樂獎」，是各音樂頒獎禮中鮮有授予正統及流行音樂作品及創編者的獎項。上周二舉行的第二十二屆頒獎禮，頒授最佳旋律、歌詞、編曲等十個獎項，還有兩個「音樂成就大獎」，正統、流行音樂各一。

筆者近年參與評審CASH正統作品，可是與頒獎禮緣慳一面。今年躬逢其盛，真是大開眼界。近日撰寫《香港志》流行音樂篇中不少傳奇人物，紛紛在眼前出現。例如上世紀六十年代樂隊主力泰迪羅賓、馮添枝、聶安達，八十年代創作眾多漂亮旋律



城堡山下天使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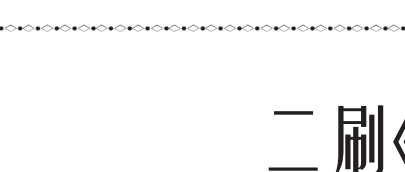
剛至柔之物皆為時間，可以摧毀一切，又可以創造一切。

城堡山頂是俯瞰尼斯的最佳位置，向東可見林比亞港，向西是尼斯老城，還有名氣更大的天使灣。所謂「灣」，是一段優美的弧線，把大海和陸地分隔開，弧線兩端遙相呼應，好似天使伸展雙臂擁抱這片蔚藍的海。海面澄澈平靜，宛如優雅的淑女，含蓄而純情。走上布滿卵石的海灘，就是「英國人散步大道」，這是十九世紀由尼斯的英國僑民募款修建的，由此有了這個直白的名字。尼斯



無新事》為例，故事開篇，歐亨利並未直接告訴我們主角身處何地，而是以細節逐步揭示場景：「風在振動着七樓樓頂間的稀鬆木瓦。像霜針一般尖細的雪片，在強風的鼓盪之下鑽入縫隙，而後節落於單薄的卧榻之上。」這樣的描寫就像電影鏡頭般慢慢拉近，從寒冷的外部環境推進到房間內部，讓讀者感受到風雪無情地侵入，甚至能聽見風雪敲擊木瓦的聲響。我們不單是看到，更是「聽到」了那股冷冽的風聲。

當讀者隨着敘事的鏡頭進入室內，我們看到主角坐在破舊的書桌



二刷《焚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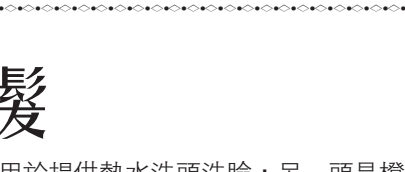
色如何想盡方法排除萬難來挽救眾生，劇本的細節編排必須緊密有理。

編劇首先鋪排一件往事，就是多年前的貨櫃碼頭火災，導致主角之一的范偉立與小舅黎傑峰之間發生嫌隙，前者當年亦與一眾政府高官結下私怨。劇情發展至輻射災難，范偉立既要與現時的政府高官爭辯如何處理危機，另外亦要與黎傑峰一起進入災場尋找輻射污染源頭，由此形成兩面都不易化解的矛盾局面。從影像層面來看，兩個情節亦發展成兩個主要的戲劇場面，黎傑峰與其他消防員一起在



及歌詞的盧冠廷、唐書琛夫婦，詞作家向雪懷，還有演藝文化界德高望重的陳達文、蔡和平、黃百鳴等。身處其中，頗有超現實感覺。

CASH主席陳永華作開幕詞，提到兩個值得一提的數字。一是協會專業成員總人數已近五千人。那是該會



用於提供熱水洗頭洗臉，另一頭是模子和理髮工具，由於只有火爐那一頭是熱的，就用來比喻做一件事時只有一方熱情主動。在北方一些城市，像北京，今天許多老「托尼」仍穿着白色大褂，在街巷路口支起一個板模就開張營業，連剃頭挑子都不要，保留了一道簡化版的「老北京」風景。

小時心中常有兩個疑問，一個是醫生有病了找誰看病，另一個是誰給「托尼」理髮？出門的街上，正好一家小診所和一家理髮店毗鄰而立，經我長期觀察，小診所的那個醫生會給自己開藥，有時「醫不自治」，由學醫接班的女兒給他打針。而理髮店的那個中年人，則多是對着鏡子「自理自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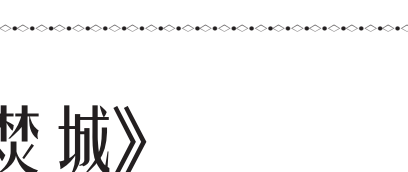
的一切都很直白。天和海是直白的藍。男女老少，走在林蔭道上的，躺在海灘上的，坐在路邊的酒館咖啡店外的，他們的神態、步伐和微笑，都直白地告訴你：沒錯兒，我在享受時光。

唯一耐人琢磨的大概是藍椅子，這個碩大的雕塑已成尼斯的標誌，它兩足懸空，兩足俏立，傾斜約六七十度，從物理上說無法站穩，在心理上卻給人提供了穩定的審美。沿着蔚藍海岸，擺着好幾排與雕塑形似的藍椅子供人休憩，和雕塑一起，組成尼斯海邊令人難忘的風景。我走到藍椅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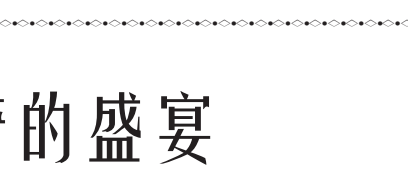
前，「振筆疾書，只管一鼓作氣地向下寫去。時鐘敲響，直到它走了幾個小時而後再度響起之時，他才放下筆桿，站起身來，高舉雙手，做出一個征服者的英姿。」這段描寫主角全神貫注於創作，忘卻了寒冷與飢餓，直至他完成心血之作，振臂高呼，營造出了一種昂揚的情緒。

然而，故事的情緒很快急轉直下。當主角狼吞虎嚥地吃着用舊報紙包裹的麵包時，他偶然瞥見報紙上的一篇文章：「他忽然用痠癢的雙手抓起這份舊報，以火燒似的眼睛瞪視它的字裏行間，然後以嘶啞的喉嚨發出



災場出生共死；范偉立在會議室與官員們針鋒相對。武戲與文戲互相交錯，此起彼伏，既營造演出的激盪節奏，亦推進劇情有力發展。

除了影像之外，場面的構成有賴於角色的參與。《焚城》可觀之處亦與眾多角色相關。劉德華飾演的范偉立既背負昔日的內疚感，亦要力排眾議化解危機。會議室面對的多個角色，都由資深演員擔綱演出，其中好幾位演員來自舞台劇界，唸台詞的功力令角色形象更加突出。那邊廂的消防拯救隊，白宇飾演黎傑峰堅剛勇



一九七七年成立以來，一個非凡數字。二是去年協會盈利達四點五億港元，那是一個歷史新高。在經濟不景情況下有如此業績，非常不容易。

十個「金帆獎」，流行音樂佔大多數，筆者只參與兩個正統音樂類別的第二輪評審。結果「最佳青年作曲家正統音樂作品」和「最佳正統音樂作品」，分別由陸尉俊的《望飛翔》，和張瓊珊作曲、黎錦兒作詞的《女書》獲勝（見附圖）。其餘九首入圍作品各有千秋，個別音符還在腦中縈繞。

「音樂成就大獎」自一九九六年首屆授予詞作家陳蝶衣，歷年獲獎都



最近在YouTube上突然看到一條播放量近百萬的視頻，標題充斥「重慶」、「貧民窟」、「底層生活」之類的字眼，一看就是以歪曲、醜化內地為手段博取關注。視頻本身毫無藝術性可言，就是拍攝者舉着手機在重慶街道之中穿行的畫面。沒想到視頻下面的評論卻「翻車」了。

「沒有吸毒嗑大了的『殭屍』？比美國好多了！」

「以全球視角來看，這裏完全稱不上是貧民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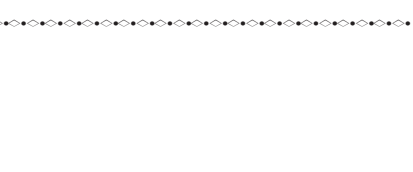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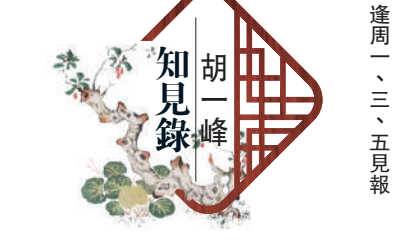
「比洛杉磯的貧民窟好一千倍！」

「有警察巡邏；有水 and 電供應；沒有塗鴉；沒有癮君子；有活躍的小商舖……你叫這個貧民窟？」

「我非常羨慕。在中國，即使是不那麼富有的社區，依然如此安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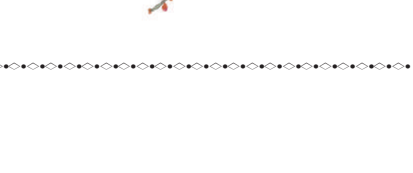
一千七百多條評論中，來自

時，接近歐洲夏令時間的下午七點，太陽將在遠處沒入海中，僅剩的餘暉把海天相接處燒得焦紅，藍椅子和近處的景物一道，如剪影般映襯在一天最後的光亮裏，暢快地流露出獨屬於尼斯的美麗。（旅法紀行之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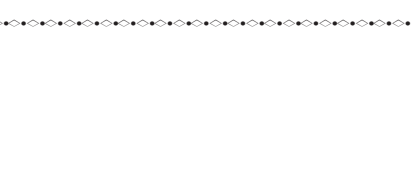


一聲哽住的詛咒。」在這一刻，整個情境像極了電影中的大特寫鏡頭，我們從主角的臉上看見震驚與絕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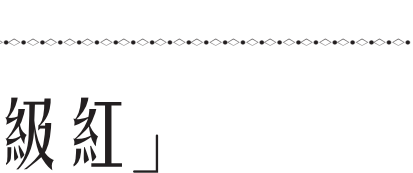
這故事的歐亨利式結局是怎樣的？那就讓我替作者賣個關子了，煩請諸君找來小說一讀。



毅，同袍各角色都有不同形象和個性，包含資深老成的隊員，亦有年輕果敢的新進。再加上隊員亦各有其伴侶，形成了既重情義，亦需要完成任務的使命團隊，各角色為整齣電影添上姿彩。



是殿堂級人物。今年獲獎的詞作家潘偉源作品約一千七百首，包括《祝福》、《一生何求》等金曲。另一位是年屆九十二的作曲教授紀大衛（David Gwilt），留港逾五十載，筆耕中、西樂作品，學生桃李滿門。謹向大師們祝賀、致敬。



果然，沒有比較就沒有傷害，那些在我們眼中看來早已習以為常的水與電、乾淨與安全，在世界許多其他地方如此珍貴。相比起此前常說的「低級紅、高級黑」，這種本意是抹黑，實則起到「反向宣傳」作用的視頻，可以算得上是「低級黑、高級紅」了吧。

美國、菲律賓、巴西，乃至世界各地的網友紛紛現身，表示與自己國家那些「真，貧民窟」相比，視頻中的居住條件簡直是「天堂」。也有來自重慶的網民為廣大網民科普，那裏完全不是所謂「貧民窟」，只是重慶一個待拆遷的城中村。

